

中央大學百週年校慶紀念

蘅圃詩存

欧伯衡 著

周汝森、欧晓英 整理

法律系三八級校友

敬贈

目 录

衡圃诗存赘言	王淡芳	一
风流儒雅仰衡圃师	周汝森	四
自题衡圃诗存	欧伯衡	六
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诗		六
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诗		四一
一九六二至『文革』前诗		四六
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十月『文革』期间诗		四七
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六年		五〇
衡圃(欧伯衡)公生平	欧晓英	一三一
祭伯衡师文	周汝森	一三四
悼念衡圃诗及挽联		一三六
后记	周汝森	一四三

衡園詩存贅言

王淡芳

吾友(欧)伯衡弃养之明年，其长女晓英辑其诗、词凡四百余首，为文述其生平经历，并请普州诗人周汝森君作评注。汝森中学时尝问学于伯衡，善诗词，为伯衡所赏识，其交谊在师友之间。

一九九五年八月，晓英以其先德衡園诗存寄余并嘱为序。值余有家难，悼伤哀痛，诸事皆废。今始启篋笥，占读亡友遗作，如对故人，不禁潸然。濡毫欲叙其生平为诗之道及刊集之缘起，而晓英、汝森固已言之详且尽矣。余何所置喙乎？然晓英之孝思不敢拂，伯衡与余之素交何能忘，爰缀数语于篇末，以塞其责并慰故人于地下，非敢言序，实贅言耳。

一九四七年秋，因亡友李春初之介，余与伯衡订交于渝州南岸之玄坛庙。诗酒相从，共度风晨雨夕。读其诗喜其清新俊逸，颇有唐人风韵。每至：

穷通谁复问君平，已惯天涯匹马行。有志何辞千里别，无家转觉一身轻。驿亭柳老骢难系，蜀道鸡啼梦易惊。奇骨当凭风险炼，危山恶水好征程。(辛巳离蓉书愤)

琼笺尺幅走霜毫，雁过南楼月正高。记否秋声惊客梦，四山风雨话松涛。(柬昭然因忆南山夜话)

漫空烟靄失楼台，风卷嘉陵浪作堆。汽笛声声丘壑应，一舟冲雾柏溪来。(雨雾中赴中大柏溪分校)

远别何年共一卮，碧桃无恙柳垂丝。尘香十里踏青路，恍见扬鞭侧帽时。(清明寄友)

诸诗，未尝不击节赞叹也。时余等俱年少，虽身当离乱之世，而沉醉诗文，更不知窗外复有艰难世事也。一九四九年人天更换，太平有象，方期长歌盛世，未几而《五七》之难作，继又遭《文革》十年之灾，运动、学习不断，啞哑为人，自顾不暇，互不通音问者二十余年。幸值改革开放，左氛消匿，国运康泰，余又得读其诗词，而沉郁简远，肫挚深厚者转多：

闻道双星万里行，南天遥望海云生。鲸波浩渺征程远，鹏翼扶摇旅梦轻。一度同舟犹不易，十年共事岂无情。几时归访渝州路，重听巴山夜雨声。（送贵文伉俪南行）

老至情怀薄，卅年徒苦辛。沧桑穷世味，风雨送良辰。嫁线终何用？诗乡寄此身。浩歌归未晚，天地一闲人。（老至）

四十余年离别，八千里路烟涛，天涯海角梦魂劳，最喜平安书到。昔日风神奕奕，今朝鬓发萧萧，清辉共赏月轮高，举杯遥空一笑。（西江月·月夜怀香港亲人）

如此佳什，集中迭见，读者当自审览焉。

伯衡于诗词夙有笃好，读中学时即为师友称赏。进中央大学后又受乔大壮、徐澄宇、罗根泽诸名师亲炙，故其积愈厚，其进愈速，及于古之作者。伯衡且就其生平作诗甘苦，尝为论诗十四绝、甘苦吟十首，自道其为诗主旨及咏事之惨澹。尝云：

『读圣贤书养浩然，作人当在作诗先。』

又云：『诗中无我不如删，学步邯郸绝可伶。』

又云：『无病呻吟枉费神，诗歌生命在情真。』

又云：『吟安一字捻须断，语不惊人夜不眠。』

诸说虽已见前人著述，而于论诗中如此集中表述自己甘苦体会，亦是转把金针度与人之义也。其中尤以作诗先作人；诗中无我不成诗；写诗词必从真情出诸语，乃诗人圭臬，不刊之论也，更可贵者，伯衡心、口、行如一，如此想，如此说，也如此作。故其为人作诗，合二而一者也。伯衡为人，职守精勤，友道肫挚，室家雍睦，为人所景仰；其为诗也，真情实意，不饰矫虚，更无媚世悦俗之词。此诗人之所当贵而于近时为诗者尤当铭诸心腑也。

伯衡平生无显达业绩，尽其身为清苦教师四十余年，而其诗名不脛而走，岂偶然哉！

一九九六年四月

风流儒雅仰衡师

周汝森

一九四三年春，余负笈沙坪，肄业于重庆市立中学（仅有高中部）。是年秋，伯衡师主国文讲席，时正英年，身着长衫，风姿潇洒，倜傥不群。视受业为手足，侪辈亲切呼之为『欧阳少师』。

是时，中大心理系主任王苏林教授长校，延聘多校内教授、讲师。师以国文系高材生荣膺是命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师传道授业，迥异时流。每授文必先美读，声情并茂，引人入胜。讲时重点突出，发掘深入，旁征博引，不蔓不枝，使人如饮醇醪，似坐春风。炎夏盛暑，诸生亦绝无倦怠意。讲律诗，主立意高远，属对自然，切切不可生拼硬凑，致成笑柄，并举例云：『一祝贺其师寿辰者，律中一联为「公门桃李争荣日，法国荷兰比利时」。工则工矣，却令人啼笑皆非，不知所云。』同学闻之，莫不捧腹大笑。所作律诗及楹联，亦多脱弃凡近，别具一格。一九四三年秋，重庆市中十四周年校庆时两联，均出师手。一张贴于校门：『十四年其来有自，当思创业维艰，树木树人关大计；二三子何患无成，但令钻研匪懈，克终克始启宏图。』一悬挂汉渝路口：『会四方师友以切磋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。』观者多啧啧赞叹。

指导作文引而不发。审改如赐郢斤，批语尤多勸勉，一次文题为自传，余有『汝森粗解诗文，邓先生启之也』之句（邓云汉，仁寿人，初中时国文教师），眉批曰：『仿语甚当。』文后附七律二章。总批曰：『诗既清丽可诵，文亦简练不支，年少得此，良非易易，勉之！勉之！』几十年来，余虽历尽坎坷，仍酷爱诗文老而弥笃者，宁非衡师策励之所致欤！

课余有暇，余常至松林坡中大学生宿舍求师，获益尤多：海我『写诗必先敦品，品高其境自高』，并

口授师祖徐澄宇、师伯李春初诗作。华篇锦什，今犹记诵，最能反映衡师当时抱负及风貌者，莫如以下诗词：离蓉书愤『穷通谁复问君平，已惯天涯匹马行。有志何辞千里别，无家转觉一身轻，驿亭柳老骢难系，蜀道鸡啼梦易惊，奇骨当凭风险炼，危山恶水好征程！』鹧鸪天（一九四四）『末世浮沉尔许狂，三生一梦费思量。『曾经沧海难为水』，始信温柔不是乡。秋露冷，雨宵长，便能歌哭也寻常。殷勤试问潘郎鬓，禁得梧桐几度霜。』

师川剧艺术造诣较深，每次班会辄尽情欢唱情探、南阳关诸折，腔圆字正，如珠走盘，师生尤为赞赏。

余自束发受书，所师多已遗忘，而受业仅一年，历时久犹如侍左右者，其精神之感人，固亦至深且巨矣。师已大耋晋一，谨以此文为仪，用表微忱。

注：市中，重庆市立中学，今重庆一中。

伯衡师赠汝森诗注：『余少作鹧鸪天，久忘之矣，而汝森尚能诵之。』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普州

自题衡圃诗存

学诗数十年，存诗几百首。我手写我心，不随他人走。天涯有知音，四海交吟友。人或草芥之，我独珍敝帚。以诗赠亲朋，秀才人情厚。以诗遗子孙，墨香胜铜臭。一任笑痴迷，一任讥拘守。一任飘藩溷，一任覆瓿缶。无意藏名山，不求传身后。但寻个中乐，得失吾何有！欧伯衡（衡圃）辛未（一九九一）年秋于渝州蜗居。

注：藩溷：藩，篱笆；溷，厕所。

名山：深山，大山。汉书·司马迁传：「仆诚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。」森评：不假雕饰，情真语直，诗品人品，于此可见。

（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九解放前夕）

弱冠赴蓉

锦里西川胜，轻车结伴来。市廛陈弈局，灯火映楼台。廿载乡园滞，一朝襟宇开。征途从此始，纵马莫徘徊！

自注：辛巳岁（一九四一年）七月，赴成都投考四川大学师范学院。同行钟开统、张泽辉二君。二十年局守家乡，一旦就道，大有羈鸟出笼、海阔天空之感。车行龙泉驿，傍山辟道，「之」字盘旋，道旁悬崖壁立，车速风快，若一失事，则粉身碎骨；或环山急转，不见来车，若仓猝相撞，亦不死即伤。幸司机老手，未出事故。过此以往，顿呈坦途，成都平原，一望无际，车行于晚风暮霭之中，抵成都已万家灯火矣。

注：锦里，成都。成都号称锦官城，故曰锦里。杜甫赠王契：「锦里残丹灶，花溪得钓纶。」

征途：远行的路途。

森评：平易疏畅，卒章显志。

与开统、泽辉冒雨观川剧

一任风云变，相邀共赏心。为听歌美妙，甘冒雨霖淋。逸响入天汉，传神鉴古今。曲终馀韵在，耳畔恍龙吟。

自注：是夕悦来茶园（剧场）贾培之演马房放奎，天外龙吟，不同凡响，唱做双绝，洵名家也。

又注：先父好川剧，能粉墨登场，资内一带颇有名气，余幼年耳濡目染，亦粗通此道，抵蓉不久，即偕开统、泽辉观川剧名艺人贾培之演马房放奎。是日晴空万里，骄阳炙人。黄昏忽阴云四合，雷雨大作。自新南门外住地（朝阳学院）至悦来茶园，冒雨急行，浑身湿透。至则座无虚席，戏正开场。三个《落汤青年》，昂然就座。数十年弹指过去，至今回忆，犹历历在目。

注：颌联属流水对，是一种上下两句意思连贯一意相承的对仗，读之有行云流水之概。黄庭坚诗：『世上岂无千里马，人中难得九方皋。』

逸响：高超的音响。古诗十九首：『弹箏奋逸响，新声妙入神。』

天汉：银河。陆机拟明月夜光：『招摇西北指，天汉东南倾。』

听天籁祭岳后

清歌嘹亮越重关，流水行云态万般。脱尽人间烟火气，果然天籁出尘寰。

注：天籁（一八九四至一九四六）：姓冯名森字荫伯，祖籍北京，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，有『老生泰斗』、『丝弦大王』之誉。森评：唱腔诗韵，玉润珠圆，天籁自鸣，妙趣横生。

蓉城访古三题

武侯祠

蓉南古柏郁参差，此是当年丞相祠。金榜空题昭烈庙，苔碑犹认少陵诗。三分辛苦酬三顾，六出艰难奋六师。风节赢来千古誉，游人俯首拜阶墀。

草堂

一代祠宗彻骨贫，乾坤莽荡不容身。八年战乱诗称史，万卷书通笔有神。广厦千间寒士梦，草堂几度锦江

春。今来专访桥西宅，流水昏鸦却恼人。

望江楼

锦江之水拍天流，万里桥边一系舟。霜叶红藏沽酒肆，风篁绿绕校书楼。历经桑海遗踪在，漫步园林曲径幽。此日春风谁管领，山川寂寞我来游。

自注：自去年老父逝世，家中经济困难。在蓉仅报考川大师院（公费），并投考聚兴诚银行见习生，准备升学不成即暂时就业。以此同学多忙于考试，我独多暇，谒丞相祠、访工部草堂、过薛涛故居，眼界大开，诗兴大发，均在此时。

武侯祠实榜曰：『昭烈庙』，但人皆呼之曰『武侯祠』，足见诸葛遗爱之深入人心。

王建题诗，有『管领春风总不如』句，今石刻犹存。

注：参差：长短，高低不齐。『诗·周南·关雎』：『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』

六师：朝廷的军队。书：『张皇六师。』

彻骨：透骨也。彻骨贫，言清贫至极也。黄坚庭诗：『苦楝狂风寒彻骨，黄梅细雨润如酥。』

莽荡：空阔辽远貌。文选：班彪北征赋：『野萧条以莽荡，迥千里而无家。』

风篁：许浑诗：『露草争三秀，风篁共八音。』

辛巳（一九四一）离蓉书愤

穷通谁复问君平，已惯天涯匹马行。有志何辞千里别，无家转觉一身轻。驿亭柳老骢难系，蜀道鸡啼梦易惊。奇骨当凭风险炼，危山恶水好征程！

自注：居成都约一月，川资渐尽，阮囊羞涩。而川大尚未放榜。眼看『山穷水尽』，忽然『柳暗花明』，聚兴诚银行通知录取，且名列第一；然须至重庆总行报到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，只好放弃升学川大之念，至聚行领旅费，匆匆话别朋辈，千里独行，自蓉赴渝。时辛巳八月初也。

余上有老母，下有弟妹，何谓『无家』？然家无立锥，不得不只身远引；人海茫茫，前路渺渺，飘流无定，身不由己；虽有

家，亦何异于流浪儿？所恃者，唯乳媪不怕虎，少年气盛，终不甘浑浑碌碌，老死牖下！题曰『书愤』，纪实感也！

注：穷通：穷困和显达。王维酬张少府：『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。』

君平：严遵，字君平（本姓庄，避汉明帝讳改），在成都卖卜，日得百钱即止。李白送友人入蜀：『升沉应已定，不必问君平。』

天涯：犹天边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：『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』

驿亭：古时供行旅途中歇宿的处所。杜甫喜舍弟观即到复题：『江阁嫌津柳，风帆数驿亭。』

森评：言志书怀，情景交融，工致天然，一气流转，七律中之上乘也。

陪都夜眺

陪都丝管沸云间，漫步江头得暂闲。烽火极天谁独醒，月明影里望南山。

自注：自蓉赴渝，沿途警报频传，不遑宁处。抵渝，报到方了，空袭警报又作，蜷藏东水门聚行防空洞久之。警报解除时，已疏星在天，皓月当头。

报到时，聚行安排：见习生集中南岸桐梓沟受银行业务训练。趁空袭间歇片刻余暇，遥望来日受训之地南山：峰峦耸峙，火星罗，大江流不尽，轮渡往来忙。对大好河山，觉精神一振，多日劳顿，荡涤一空。是时抗日战争正酣，敌机对后方城市狂轰滥炸：七月二十七日，寇机袭蓉，余几丧生；至渝，复饱受空袭之苦。烽火弥天，弹痕遍地，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然而大城市虚假繁荣不减平时，空袭一过，又是丝管入云，灯红酒绿，官僚豪绅『商女不知亡国恨』，可叹！

注：丝管：琴笛等丝竹做的乐器，杜甫诗：『锦城丝管日纷纷。』

烽火：比喻战火或战争。杜甫春望：『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』

南山：重庆南岸诸山。

束昭然因忆南山夜话

琼笺尺幅走霜毫，雁过南楼月正高。记否秋声惊客梦，四山风雨话松涛。

注自：同学戴昭然君，是年亦考取聚行见习生，唯彼在渝投考，我在蓉报考，初不相闻。迨渝蓉两地考取者集中南岸桐梓沟时，乃不期而遇，快何如也！

桐梓沟在南岸丛山之中，四山松林如海，苍苍一色。每风雨之夜，松涛怒吼，山鸣谷应，老友对榻，纵谈不已，别是一番风味。银行训练班结束后，昭然分往外地，余留重庆分行文书组，天各一方。追思南山夜话，涛声隐隐犹在耳边。因有是诗，简寄昭然。

注：霜毫：笔也。虞世南白鹿赋：『素霓呈采，霜毫应图。』

南楼：范成大鄂州南楼：『汉树有情横北渚，蜀江无语抱南楼。』

松涛：欧阳原功诗：『翰长昼闲来啜茗，下帘危坐听松涛。』

森评：以空间与时间交织布局，有义山夜雨寄北情致。

雨雾中赴中大柏溪分校

漫空烟霭失楼台，风卷嘉陵浪作堆。汽笛声声丘壑应，一舟冲雾柏溪来。

自注：余在南山时，初见报载川大录取有名，然既已来渝就业，自无法再返蓉就读。后复得中央大学师范学院『入学通知』，中大我未报考，系母校（省立资中中学）因余三年高中每期名列第一，据此保送中大。是年夏敌机狂炸重庆，中大校舍被炸，开学延迟至十二月。一则当时中大内迁，近在沙坪（分校在柏溪，新生第一年在柏溪肄业）；再则开学延期，准备有时。遂决计升学。十二月十二日，余长假离聚行，由千厮门乘轮船，溯嘉陵江至柏溪入学。是日雾雨濛濛，江波浩渺；登岸后，道路泥泞，艰于步履；然心情畅快，殊不觉苦。

注：楼台：秦观踏莎行：『雾失楼台。』

丘壑：山水幽深之处。黄庭坚题子瞻枯木：『胸中原自有丘壑，故作老木蟠风霜。』

森评：眼前景，信手拈来，意快舟轻，有乘风破浪之概。

清明寄友

远别何年共一卮，碧桃无恙柳垂丝。尘香十里踏青路，恍见扬鞭侧帽时。

自注：寄资中旧友也。

注：卮：古代一种盛酒器。张九龄诗：『如何消得凄凉思，更劝樽前酒一卮。』

尘香：此谓落花满路，春风扬尘，花香扑鼻之景。杨巨源诗：『绮陌尘香曙色分，碧山如画又逢君。』

踏青：春天到郊野游览。杜甫诗：『江边踏青罢，回首见旌旗。』

扬鞭：温庭筠《春洲曲》：『紫骝蹀躞金街嘶，岸上扬鞭烟草迷。』

侧帽：歪戴着帽子，又谓使帽侧倒。范成大《清明狸渡道中》：『洒洒沾巾雨，披披侧帽风。』

森评：流畅婉妙。

眼儿媚·柏溪夏夜

梧桐霜冷露凄清，踽踽傍山行。一钩新月，几株残柳，满耳溪声。

孤鸿已是孤飞惯，谁与诉伶仃？

去年珠水，今秋濯锦，此夜嘉陵。

自注：故里沱江，一称珠水。

余家贫亲老，发愤远游，自乡而蓉，由蓉而渝，几经转徙。既至柏溪，萍踪稍定，追思年来行止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注：踽踽：独行貌。诗·唐风·杕杜：『独行踽踽。』

孤鸿：李重光诗：『彤云风扫雪初晴，天外孤鸿三两声。』

伶仃：同『零丁』。孤独貌。陆游幽居遣怀：『斜阳孤影叹伶仃，横按乌藤坐草亭。』

森评：新月、残柳、溪声，一画一曲；珠水、濯锦、嘉陵，亦境亦情。『孤鸿已是孤飞惯，谁与诉伶仃』，少年伤怀，『感慨系之』矣！

赠资中校友

别后鳞鸿久杳然，相逢又值杏花天。重龙芳草年年绿，莫使春归在客先。

自注：抗战期间，沙坪坝一带大专、中学云集，号称文化区。各大专院校同乡会、同学会如雨后春笋。每值新学年伊始，或毕业之际，或元旦春节，学生中迎新送旧，宴集摄影，颇为热闹。辛巳岁暮，资中同乡会与资中中学同学会联合迎新，宴聚沙坪。席间旧友重逢畅谈契阔，诚乐事也。

故里资中有重龙山，一峰高峙，望之蔚然，为求学时结伴常游之地。

注：鳞鸿，即鱼雁。古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：『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』汉书·苏武传：『教使者谓单于，言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雁足有系帛书。』后因合称书信为鱼雁。

森评：造语自然，用意淡远。

柏溪踏月

凉风入夜起，掩卷独登攀。幽邃缘溪路，回环障目山。四周蛙鼓噪，一脉水潺湲。不觉归来晚，崖西残月弯。

自注：柏溪以四山松柏、一脉清溪而得名。夏夜纳凉，或呼朋散步，或沿溪独行：迎松风，探幽径，聆蛙鼓，听溪声，往往流连忘返，深夜始归。

注：鼓噪：喧扰。

潺湲：水徐流貌。释冷然诗：『松月影寒生碧落，石泉声乱喷潺湲。』

森评：对工语妙，以景结情，言尽而思无穷。

衡社雅集

春风入座酒盈卮，小集溪村共论诗。长夜月明人散后，独迎凉露立多时。

自注：衡社为中大柏溪分校学生组织之诗社，成员来自各系，定期交流诗作，出版墙报诗刊。每杯酒论诗，兴高采烈，自一时之盛；而酒阑人散，顾影徘徊，又不胜异乡幽独之感。

衡社中人，尚存记忆者，有中文系李春初、经济系王季星、政治系郭垒等。余与春初最为莫逆，谈诗论文，朝夕过从。其余则情随事迁，人随社散（进入大学二年级，所学各有专攻，衡社即自然解体，是时壬午年秋季），互不相闻久矣。

注：长夜：漫长的黑夜。李群玉诗：『远客坐长夜，雨声孤寺秋。』

凉露：王渔洋秋柳：『娟娟凉露欲为霜。』

森评：苦吟情景，结句可见。

送荣辉、守经

旗亭携手别离难，剧饮穷追半日欢。廿载风尘多蹭蹬，几人臭味共芝兰。巴山冷雨江湖远，沧海横流禹甸残。一醉何妨拼此夕，明朝驿路最平安。

注：旗亭：指酒楼。陆游初春感事：『百钱不办旗亭醉，空爱鹅儿似酒黄。』携手：李陵与苏武诗：『携手上河梁，游子暮何之。』

剧饮：剧，多也；意谓尽兴痛饮。

风尘：谓行旅，含有辛苦之意。杜甫诗：『骅骝开道路，鹰隼出风尘。』张船山诗：『风尘常恨别离轻，又向桃林塞上行。』蹭蹬：比喻失意、潦倒。陆游楼上醉书诗：『岂知蹭蹬不称意，八年梁益雕朱颜。』（梁、益：梁州、益州。）

臭味：气味，比喻同类。芝兰：说苑·杂言：『芝兰生深林，非为无人而不芳。』比喻才质之美。

江湖：泛指四方各地。黄庭坚诗：『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』

沧海横流：海水四处横流。比喻社会动荡不安。晋书·王尼传：『常叹曰：「沧海横流，处处不安也」。』禹甸，诗·小雅·信南山：『信彼南山，维禹甸之。』甸，四丘为甸。后世因称中国的疆域为『禹甸』。

驿路：我国古时交通大道。刘长卿诗：『驿路收残雨，渔家带夕阳。』韩诗：『蝉声驿路秋山里，草色河桥落照中。』森评：伤离感世，意蕴情深。

别意

今夜巴山雨，明朝汉水波。浮云殊未已，游子意如何？

自注：李荣辉、覃守经君，余中学同班同学。辛巳夏在蓉报考大学，不中；壬午夏复赴渝，应试未第。文场屡北，铩羽欲归。时余尚在柏溪，函来，告以归意。匆匆赶上两路口旅邸，置酒饯别，略表寸心。二君中怀郁结，杯酒浇愁，愁更甚耳！因有以上二诗。

森评：眼前景，别后情，雅意高道，饶有唐音。

书皖南事变后用春初咏史诗韵

残破河山正苦兵，独夫竟尔坏长城。燃其煮豆亲人痛，同室操戈寰海惊。易水衣冠怀壮士，渝州丝管醉公卿。直书谁奋董狐笔，斧钺霜威不徇情。

附：李春初兄咏史原诗

积岁黄龙未解兵，高烽彻照古层城。铜驼卧棘人同慨，铁马嘶风梦尚惊。大有是非秦政治，了无涕泪晋公卿。可怜半壁河山里，一片斜阳故国情。

注：独夫，指蒋介石。长城：万里长城。用来比喻坚强雄厚的力量，比喻新四军。宋书·檀道济传：「道济佐高祖（刘裕）得天

下，屡立战功，威名甚重，朝廷疑畏之。遭忌被杀。道济见收，脱帻投曰：「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。」
燃其煮豆：燃，烧；其，豆秸。燃烧豆其来煮豆子。比喻骨肉相残。世说新语·文学：记魏文帝曾令其弟曹植七步中作诗，不成则当作大法。植应声急就，诗云：「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」

同室操戈：操，拿起；戈，古代兵器。一家人动刀枪，比喻兄弟争吵或内部纷争。清·江藩宋学渊源记序：「为宋学者，不第攻汉儒而已也，抑且同室操戈矣。」

易水衣冠：用『荆轲刺秦』喻新四军抵御日寇。

董狐笔：董狐，春秋时晋国太史。笔，史笔。孔子云：「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」文天祥正气歌：「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」释大诰题曹娥江读碑图诗：「丹青似是董狐笔，千年要与竹帛齐。」

黄龙：黄龙府，金国的都城，在今吉林农安县，宋金交战时，岳飞曾说直捣黄龙府。此指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区。

晋书·索靖传：「靖有先识远量，知天下将乱，指洛阳宫门铜驼，叹曰：『会见汝在荆棘中耳！』」此用『铜驼卧棘』形容沦陷区残破的景象。骆宾王诗：「铜驼路上柳千条，金谷园中花几色。」袁桷诗：「古风念灵鸟，听水悲铜驼。」森评：诗亦史也，语极沉痛。和韵原玉，殊两悉称。

「九·一八」即事

弥天烽火羽书飞，辽海何年化鹤归。一奏流亡三部曲，关东儿女尽沾衣。

自注：壬午（一九四二）秋，「九·一八」之夜，有奏『流亡三部曲』者，中大东北籍同学闻之痛哭失声；言及日寇铁蹄蹂躏东北锦绣河山，四座为之扼腕，时流亡三部曲、黄河大合唱广泛流传，直至穷乡僻壤，广大人民敌忾同仇，中华民族固不可侮也。

注：羽书：古代征调军队的文书，上插鸟羽，表示紧急必须速递。虞羲咏霍将军北伐：「羽书时断绝」。杜甫秋兴：「直北关山金鼓振，征西车马羽书驰」。